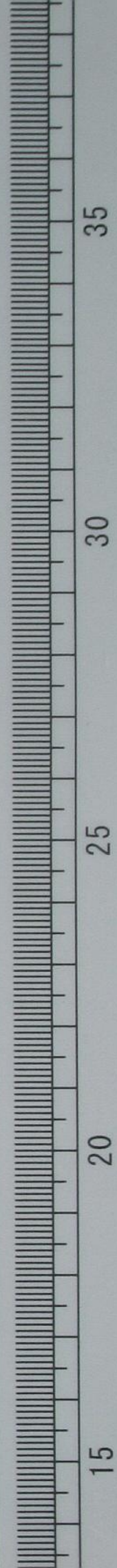




擊壤錄

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704
3



文庫11
A1704
3

柳田泉文庫



擊壤錄三編

毛利元就 安藝高宮郡人其先出于大江廣元之子毛利秀光父弘元兄興元世補吉田地頭職元

就繼領三百貫屬大内氏減陶晴賢尼子晴久等累

定山陽山陰十餘州永祿朝儀因得供御不給曠大

禮數年元就遙修貢獻膳太夫賜菊桐章卒年七十

天子嘆美授從四位大膳太夫賜菊桐章卒年七十

五贈從嚴嶋旋軍饗勞將士云晴賢陶晴賢初名隆

三位從嚴嶋旋軍饗勞將士云晴賢陶晴賢初名隆

雜髮號全不臣躬膺天譴宜其易取焉宗戶隆家前

姜尾張守對曰爾未也是本於義隆大内義隆左京大夫義

守對曰爾未也是本於義隆大内義隆左京大夫義

豐前筑前石見安藝備後七國不君自受愼諫之報

守護從二位中納言太宰大貳不君自受愼諫之報

也使義隆早從相良武任内氏守亦大言則彼惡能

後平義錄 卷三

元章云英主
之語
人豈不自知

逞其毒耶元就寃爾深辨稱之元就闊達善容尤惡
虛飾常言曲藝之士善柔之徒流俗所悅往往亂真
不可不深辨焉嘗有一儒士云主公以神武平治中
國萬民欣戴雖殷湯周武莫以過之元就哈曰殷湯
周武豈有諛臣如汝邪吾所以不及也

毛利元就管内旱曠吏請祈雨不聽身親齋戒旌死節
祿有功撫孤問疾賑救三日大雨歲大熟四境相傳
靡然傾注無幾奄有中國
毛利元就誅陶晴賢破尼子氏威震遠近而石獨不服
石山國也地險俗悍土豪數人據隘相援屢抗元就

所引軍志不
知何書蓋誤
認耳

元就無如之何于時赤松氏臣有安積宗澤者奇士
也退老明石宍戶隆家為元就招之不應親往效款
致諸吉田元就厚禮遇之一夜舉石州事詢其計宗
澤曰是不可力取也軍志不云乎治慮亂亂慮治君
盍省焉元就抵掌曰善矣石既為我有便使隆家與
其巨豪星令某修好以姪女女之未半歲石悉平定
毛利元就每飲酒興酣仰天歎曰豪傑憂國之士何地
無之而同志者難獲徒求之于上下千歲耳若其幸
而相遇則海內有治安之日也又恐終不能相保全
焉噫

浮田直家備前人祖能家父興家世相國主浦上氏至直家篡其國併有美作稱和泉守後因羽柴

田氏屬織疾劇顧左右曰孰能從吾死眾唯唯請與俱

焉直家喜酌酒訣別記姓名于簡云必納諸棺戶川

達安守肥後獨不肯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臣雖卑弱乎

執戈赴難未曾讓于眾也如殉死則不能臣聞冥界

詭濶僧徒一偈即得齊天堂矣今君尊信法華盡命

之彼徒彼平居安富蔑視臣等苟有人心乎宜挺身

前驅以圖報效奚翅一偈且臣等武士恐相共顛墜

修羅也直家洒然悟曰吾惑矣不復言殉事

明智光春小字彌平次更左馬助光秀之從子或云光秀叔兵庫助光安之子率兵西上

聞山崎敗轉赴坂本與羽柴將堀秀政久太郎遇於大

津悉亡其眾獨投鞭湖中達于唐崎敵駭以為神既

而抵十王堂繫騎於柱牌其鬣云斯馬名大聊為明

智光春亂湖水者竟步入坂本先是織田氏所藏寶

刀重器輸在城中光春上樓呼敵曰我將從日州死

也公等為吾送還之安土以完天下寶器具錄縋下

因散兵縱火闔族殉之時人言視松永久秀戀戀于

茶鏑殊為冰炭松永久秀有一茶鏑名平蜘蛛織田公求之斷不與其以叛被誅躬推

死之而

柴田勝家亡後其出佐久間安次與其弟實政佐久間安次小

字久六郎更久右衛門玄蕃允盛政之弟仕織田公
 屬佐久間信盛豐臣公時封一萬五千石備前守元
 和中移食飯山三萬石佐久間實政小字源六郎初
 為位佐成政義子歷仕豐臣氏德川氏封一萬石河
 守欲為舅報復南走誘畠山氏遺民據長野霧坂諸
 砦屢抗豐太閤不得志東歸北條氏北條氏之滅伏
 匿金澤要狙擊公公聞之嘆曰二子銳意仇我垂斃
 不屈可謂烈士哉方今海內一家宜棄怨改圖視我
 猶父也召見與祿爵屬之蒲生氏尾藤知足小字甚左衛門
 初封讚岐左衛門尉從豐臣秀長西征坐怯懦沮機削籍放逐亦嘗獲罪亡命歸北
 條氏於是髡首緇衣出候路傍公大怒罵曰汝不建
 功自贖而服事敵國今不啻辱我也為彼二子罪人

此事與漢高
 之於李布丁
 公大同而小
 異

立命斬之

知定子勝介更金右衛門仕細川氏領三千石死于廣嶋後

千利休

千宗易田中氏更千氏稱利休

性韻蕭洒尤精茶事王公以下

好事者爭執弟子禮終以風流擅名一世豐太閤聞
 其多植牽牛嘗託試茶晨訪之不視隻蔬以為告者
 誤也有悔色既而入茶寮見懸瓶插一朶疑露裊裊
 清爽可掬公特喜其高趣

千利休之死非其罪也太閤嘗微行過東山見一寡婦
 年可三十徜徉花間容色絕美問之即為利休女數
 投書招之不從云妾有數子願守節公求之利休利
 休曰賣女而進我之所愧也竟不應命公深銜之居

歲餘大德寺構山門利休與古溪和尚名宗陳越前人議刻己木主併上梁文寘之楣間適有諧其賞鑒有私者遂以此被罪賜死也利休聞命神色自若插花烹茶招衆訣飲令弟子宗嚴出所蓄書畫器物普頒之知舊而取織部茗盃及其所自製茶匙與宗嚴曰一飲一會是我所望夷然對使者剗腹

東照公之在名護屋也與前田利家連營營下有清泉會天旱水乏使吏監守焉前田氏斲後來乞不得忿而爭鬪兩營見之出援者殆乎數千人本多柙原等祖湯居間不能解事殷矣于時服部正成渡邊守綱

今日茶人誰有此雅量

正成守綱共稱半藏為銃長衆謂之兩半藏守綱後改忠左衛門竊率銃手三百趣利家陣後欲衝其中堅也利家懼馳使卻其衆於是太閤命利家徙營他所

水野勝成六左衛門嘗寓于佐佐成政內藏助事織田公封越中後隆豐臣公西征賜肥後無幾坐事禱封自殺成政之士有阿波鳴門介驍勇冠軍每自比鳴門奇絕衆不能超也勝成聞而嫉之會有某役親詰問其所以名請明且較後先鳴門踧躅辭曰僕但襲稱父祖耳公無乃誤聞乎且公之豪武僕安敢當焉勝成強之不可乃還嚮衆嗤笑不以爲意爾夜鳴門屢矚勝成蓐食挺進殊而後蘇扶從者

歸使人訊勝成曰今日先登得非公也耶勝成怛怛不能自容

越後士班鳩平次去國漫遊客于肥後在林隼人為加藤氏勸之仕詔其祿秩平次言得飽口腹而足焉隼人不信曰我聞子在上杉氏為二千石盍吐其情平次答曰銜舊功於新國越人之所耻前日所食食于其功也今未輸尺寸效求厚自奉是我處苟取之汙而主公招濫與之謗也乞自今以一先鎗充五百石瑣瑣斬級為筭外矣清正快而聽之從赴朝鮮七先登竟陞三千五百石平次常言士微有幸生規利之

信乎越人之言

念必失事機而敗亡隨之惟以戰場為葬地然後乃得成功也

加藤氏前隊吉村又一與敵戰而暮清正將收兵遙麾在隼隼人使馳而殿焉森本儀太夫在傍恚曰臣與彼共事未識孰優也今君遠取彼而近捨臣臣何面目接于眾哉清正笑曰諸將皆我腹心舉措應時耳今只要完師退非彼不可若夫摧堅挫銳鼓動一軍汝之所長也他日遇強敵難支更煩汝也已森本欣然而罷

名將之言誰不悅服

加藤清正召其老三入于廳指一侍童曰此兒雖幼有

罪當死宜族昏暮行刑也三老私謂是等瑣事猶勞我輩乎遂誅之年後值秋月清寥清正張宴觀樂至仲先殺子代君之子嘆云古人忠悃可尚矣嗚呼為人臣者君言可忽諸因愴然久之三老始悟其微旨赧愧不能仰見

薩摩宰相

鳴津義弘

嘗語其兄龍伯

鳴津義久

父曰陸奧守

貴久其先豐後守忠久

以源大將軍賴朝庶子補薩摩守護職攝大隅日向

事稱島津氏世襲其職義久剛武勝伊東大友諸族

併三前三後任修理大夫屬豐臣氏傳國義弘薙髮號龍伯為三位法印卒年七十九

無事漸趨偷惰年少輩流蕩忘返臣欲嚴督之何如龍伯曰善矣吾亦思之而難其人今誰得而監之者

暗合於道

宰相曰臣未之得也唯君所擇龍伯曰無已則吾自為監卿且副之夫為監有道宜先修己而後匡督之使之感愧自省耳不可使之惕惕焉懷危懼也宰相感泣而止

嶋津龍伯居室圖畫和漢古人事蹟皆暴虐無道喪家國者也嘗訓家人云五善易就一惡難去覽暴君昏主所以亂亡者而時內省焉則自為善事也

黑田如水在柳瀨及北軍陷中川氏

中川清秀稱瀨兵衛攝津人從荒木

村重邑于茨木村重之叛据邑降織田

公增封三木遂屬羽柴氏死于柳瀨

使栗山利安

兵衛掖其子吉兵衛去曰事危矣吾將致命汝宜完

將門出將

我兒以存先祀也、利安欲從死焉、如水叱不可、行里許、吉兵衛顧云、何之、利安具告其故、吉兵衛怒曰、我聞士見敵不避、况捨父何為哉、即轉轡而還、吉兵衛時方成童、衆傳奇之、是為甲斐守長政、

黑田如水騎一鐵驪、有頂毬、以定九州、言我非不識此凶相也、抑人也者、生靈之長、正己以臨之、何物為禍、唯其不正、所以取敗也、不必在彼、毛色、又言、吾年垂四十、始悟待士之畧、猶夏月之爐、旱歲之傘、耶、其取人也、無賢愚、先與俸祿、以漸誨督、故為之下者、賞而不矜、罰而不怨、

好喻

黑田如水病革、語其子長政曰、世言子多不如父、今汝長于吾者五矣、吾數忤太閤、斷髮屏居、汝歷仕三世、荐見眷遇、一也、吾止十二萬石、汝倍蓰之、二也、吾終身無一下手功、汝親陷陣擒敵、以十數焉、三也、吾遭事敢行、不復顧慮、汝務就萬全、四也、吾獨有汝、汝數男子五也、然而汝有二事不如吾矣、安將士也、喜奕碁也、夫關原之戰、輸贏不決十旬、則吾將提西南之甲、試一着于局外、竟不能以汝故廢吾所好也、且汝御下無恩、縱不幸先吾、衆必謂如水而在、我屬無患矣、今聞吾亡耶、或有悲傷相弔者、是汝拊循失方也、

可不慎歟顧命左右取一紫布囊以貽長政中藏一小飯盒與隻鞋隻屣蓋言戎事難兩全糗糧不可闕也

山崎家盛

近江人六角氏之族因邑氏焉父志摩守行家與六角義弼有惡去屬織田公家盛繼仕

織田豐臣二公封三田二萬石妻池田氏參議輝政左馬允關原後移成羽三萬石

之妹也肥醜有力家盛厭惡之不以為妻而給仕甚

謹石田之作亂使家盛關於中渡以譏子弟逃亡家

盛素屬意東軍謂敵若收質必先輝政妻松平氏之

也乃竊取其妻松平氏併己妾母子逸諸三田敵果

有奪孥之議遭細川邸有變而輟更驅其黨妻子納

於城中家盛輒命池田氏往池田氏進拉家盛伏之責曰既為夫妻若無其人妾不敢亂也今君出所愛母子又援我嫂氏而獨欲陷妾于敵以自快焉無情如斯惡能應命猶欲使妾妾亦有微志將如何哉家盛大惧謝曰吾過矣吾過矣吾不復往卿也乃固誓縱之因言妾久恨失歡未曾形于色而今發諸口豈忍復見君乎便與侍婢數人乘遽東走歸于吉田削髮號天久院一夜有強盜數十輩來襲焉尼揮長刀殪其居首者三人傷十餘人盜相視振慄爭先奔潰

山内一豐

小字猪右衛門父但馬守盛豐丹波人移尾張仕岩倉織田信安為之老共信安戰死一

真個內助矣

豐歷事織田豐臣二公、領懸川五萬石、對馬守、初在關原時、首獻質輸城、封土佐、二十萬石、從四位、初在安土時、微賤、不見知、嘗有東奧賈人、鬻一駿馬、價貴不售、將歸也、一豐大息曰、吾始登仕、憾無財以購之、其妻問其直、曰、金十兩、妻即出金勸買焉、一豐驚喜、且訝曰、因院積歲、汝何秘不相助、妻對曰、妾之嫁君、妾父親藏之鏡奩、誠妾云、須汝夫有急、謹勿濫用矣、貧者士之常、不足病也、頃聞官家將簡士馬、今而不自見、何由被齒錄哉、正是君起身之秋、妾安得而秘之、既而織田公大蒐于京師、見一豐乘而異之、訊其所從來、悅曰、當今負奇者、遠投于我、使之不遇而去、

我之所愧、渠乃以一窮士贖之、志氣可尚也、一豐由是顯名、

池田氏宰伊木忠次清兵衛病將死、見輝政訣別、誠之曰、

君每事徼幸、在使衆時甚、夫酬勞不帶、務豐其餼廩、然後得人人自傲、今君反之、不祥莫大焉、輝政攬涕愧謝、由此駕御有恩、家風丕變、

加藤嘉明左馬助與蜂須賀至鎮阿波守東上路遇片桐且

元小字助作、近江人、父孫左衛門、真貞、臣于淺井氏、且元仕豐太閤、封茨木三萬二千石、東市正、擢傳秀賴、鐘銘獄起、獻策協和、却為所疑、自駿府還、班荆命飯、交叙契濶、至鎮曰、僕也、晚生、常憾不悉七鎗奇

勲今日幸陪二君請見誨示嘉明曰偶不記耳揖且
 元代說焉且元乃具陳江北地理及堡壘列次諸將
 所向每舉一事顧嘉明證之至言加藤主計押銀蘭
 背旗排衆而進我輩六人繼之嘉明掉頭謂至鎮曰
 市正所言皆妄不可信也且元怒而論爭焉嘉明輒
 出太閤所賜朝鮮賞券視之且元遂不復辨而去嘉明

朝鮮閑山嶋劫畧虜艦賞書曰汝曩於江北柳瀨鎗功第一今日之勲方恢于前烈云云

真田昌幸

小字源五郎父曰彈正忠幸隆信濃人初稱武藤喜兵衛近侍武田信玄及二兄死事復

真田氏上田城主更安房守武田氏七屬豐臣氏併沼田食六萬五千石坐石田事奪邑南窟卒年六十

五潛居高野恒與其子幸村左衛門圍碁敷演陣法以

為樂矣將死嘆曰我有一策恨無所試焉幸村請問
 之曰非汝所及也不言幸村憮然有怨色曰幸村庸
 劣終不得與聞耶曰否是在我則可在汝則不可我
 老而更事為人信服汝雖賢于我乎名望未重異議
 蜂起不能施也然蘊中而歿亦可惜矣今且為汝語
 吾思不出數年東西必爭爭則西軍必延我為謀主
 余欲將兵二萬逆東軍于青野原汝以為如何幸村
 默思良久曰既非据要阨又非資城池之固比隣之
 援驅烏合懦卒扞什佰精騎于曠野果非兒所能及
 也昌幸曰大坂者天下之險城然以一城抗天下非

出奇不能顧吾之材畧 德川公悉焉聞我懸軍遠
 出疑不輒發熟計深慮曠四五日矣吾乃視機引兵
 據勢田橋更牽綴東北諸將十餘日則畿甸將士觀
 望者聞我過得敵也多歸于我我乃得勝兵七八萬
 便縱火二條退修守備敵百方誘我我不敢應時問
 其怠倦夜劫是襲務養銳持久以俟俟勞敵糧竭氣
 索怒而合圍我則矢丸雨下祇見其多死傷也因密
 招豐家舊臣諭以大義或有來屬者假令無來者敵
 兵相猜不勤于戰必矣於是闔城戮力避實擣虛一
 舉奮擊却東軍於百里外如視諸掌上也是豈非策

余不解甚不
 知此何等高
 著

情況題目

之奇者耶汝欲繼吾志修理輩大野治長任修理閣
 忽自用出城浪戰以速禽滅矣噫汝知吾言不差也
 果如其言

真田幸村赴大坂先訪大野氏時幸村斷髮因詭稱大
 峰道士獻符執謁謁者以治長不在延之傍舍舍中
 年少環坐相劍一人揖幸村請覽其双刀幸村辭曰
 吾曹所佩嚇吠狗已豈足瀆清鑒其人強取視之錐
 文飛動光銚射眼脫柄檢莖一為正宗一為貞宗衆
 相目訝之適治長還見幸村驚遽邀諸客位馳聞右
 府右府使速水守久甲斐守豐家傳命云神速責來

不勝抃躍且賜金二百枚銀三十貫以充費用如屬
 騎則昏後命於是眾始知其幸村也幸村後見舍中
 士笑云賞鑒果不謬耳其人為之惕若幸村之發高野淺野長晟
密囑土人及山僧柳留以聞幸村大張筵席陳酒食盡招山下吏民歡醉因眠輒奪其乘馱行李駕妻孥令從者百餘人各手鎗銃露刃挿火整列而行眾覺追之不及

真田幸村與越前行人原貞胤隼人佐甲斐人武田氏遺臣有故及

東西和親遣人延請話舊歡甚躬親執轡使其子幸

昌大助幸昌一作信隆起而舞曰余舉乎竄逐膺方面之任生

前愉快死後榮耀何幸加之今也講睦亦唯一時之

誼必不久而敗矣顧指牀頭鹿角曹曰是亡父所傳

為我家重器吾竟當着此以殉于家國也公儻見斯
 曹首幸為吾隻辭被訊焉第憫豚兒小小不遇無一
 个做得事而與草露泯沒矣淚下數行貞胤亦愴然
 嘆曰離合倏忽莫甚乎我輩雖遲速未期更應獻酬
 於泉下耳幸村又牽一駱馬架素鞍貼金六錢徽號
 者來騎而馳數迴謂貞胤曰是吾所深愛也他日有
 事城池已毀不可不出戰吾欲邀敵于天王寺與此
 馬共斃也三撫其鬣而下更酌酒酣暢至夜半而別
 越前將士從大坂還各較其訊誠本多富正小字源四郎作左衛
門重次之姪為越前相伊豆守所獲百七十三傲然自矜功最于諸

將落合重長

美作守後事紀伊削髮號卜安詰

詰之曰子併隊騎所食

為七萬五千石吾惟萬石而四十八級是吾不下於

子也富正強爭焉諸星金右衛門

初仕松山有驍名時為越前行人

倚柱而眠聞之蹶起曰作州言是矣富正不復能論

遂惡重長讒逐之

上杉氏臣須田長義杉原親憲等

須田大炊助杉原常陸介以鳴野

功召見賜教書慰勞焉親憲謝曰是非臣等力賴故

管領遺烈也廷展書覆閱而後退焉笑謂家人曰今

日不圖拜傳家寶也嚮在奧羽間駭馳電擊出于萬

死而所不得得諸遊觀兒戲之後不亦異乎

鳴野之功安田順易

上總介

為最直江兼續

山城守

與之有

間不上狀也順易謂衆曰諸君蒙汲引膺

幕下賞

券可謂榮延于世矣但余少壯督戰未嘗在人後主

公之所識如今日事何足自表哉且余知有主公不

知有幕府也後世子孫亦不必切切于教書

大坂冬役加藤氏老佃次郎兵衛河村權七郎等佐其

主式部

如藤明成左馬助嘉明之子任式部太輔寬永中繼領會津五十萬石從四位侍從有故

致封祝髮號休意特賜其抵神崎河日暮將休加賀

山小左衛門少而卑方為候吏馳還勤之濟佃曰寒

夜冒涉恐敵乘我疲凍不如俟明日舉坐俞之加賀

山進揖佃語河村曰諸將臨河者不知幾多若一軍
渡焉諸軍必競前而黎明有事我獨愆期不止自取
辱異日無以白乎幕府也方今率海內攻孤城與彼
割據圖全勝者異矣唯要先於人而遭事無為後於
事以蒙疑也佃聞之嗟稱曰善矣非吾所及輒濟水
而舍

米村權右衛門大野氏拏鞋奴也廉而有氣槩治長器
之擢居要職大坂之陷受治長囑取其小女而逃或
拘致諸江戶廷訊城中儲蓄所在曰不知曰汝治長
腹心安不得而知將隱諱以斃于杖下耶米村厲聲

罵曰吁是何言吾雖鄙卑亦修理之士也士豈有怖
死自誣者乎修理為國畫策忘寢與食為之下者亦
唯刺擊之講何暇及他矣且夫得志則兩將軍劍
佩皆為我有也否則首領不保矧貨財乎慨然不屈
東照公壯而釋之後為幼主受俸淺野因州淺野長治供
養懇至身安菲薄守節終世

龜井茲經

小字新十郎

出雲人尼子氏族將尼子氏亡屬豐太閤關原時加食四萬三千石武藏守

更豐前守食鹿野萬石從豐太閤有軍勞公將與因幡半
國茲經謝曰殿下欲祿臣功不必神州地也倘彼賜
琉球幸莫大焉公喜其壯膽索筆親題所執團扇云

君義皇志而得之

龜井琉球介以與之茲經廼修戰艦具鎧仗航海南
征遇颶漂蕩更謀再舉會朝鮮後起而止至慶長中
嶋津氏取之茲經僅終于四萬三千石

嶋原城主松倉重政

小字九一郎大和人世仕筒井氏邑二箕關原時增食萬石豐後守

以大坂功移領島原四萬三千石尋助馬場門甃工出十萬石賦優旨比秩六萬石與茲經同

秩祿亦有遠志其邑民嘗漂到呂宋呂宋喜我貨物
許歲時來市重政乃使兩士扮商民往覘其風土虛
實誑夷曰我船狹小難輸衆貨自今多裝巨船盡數
轉送又與一紅旗約云每船證此以備他姦闕於是
請命幕府新製弓銃各三千捆載貨糧刻期解纜適

此種話在今
人真是頂門
一針矣

病而死

台德公嘗館于熱田延見尾國將士兼松又四郎與焉

兼松逮事織田右府乃根山賜草屨者也公遣土

井利勝頭大吹就訊乃根桶峽功狀及其年庚兼松對

曰桶峽之役臣與六七友人發而馬躓者再矣不自

知其倒鎗也以為不祥逡巡失期諸友憫笑之為釁

臣甲掖臣上謁右府方覽義元首欣然得不被罪也

如刀根拜賜亦僥倖也已此夕有令戒嚴臣惰而不

警及右府星發不遑着屨跣而進右府偶見之下靴

頭所懸也利勝又問幕下以子少于猪子内匠何

武人不伐難
多獲者

如曰非矣臣長于彼二歲利勝喜其直因言如年紀則幕下每自矜其諳悉今且從旨奚害曰承問三事二事涉于武安得廝以詐冒乎利勝具聞焉公深咨嗟賜黃金時服副以親翰

台德公使板倉防州代父為所司代防州固陳菲材澆職不肯奉旨安藤帶刀與防州密執政遣帶刀說勸之帶刀曰君命且拒之安納吾言姑嘗試之于時帶刀將歸南紀乃造防州告別歡話竟日更不及除代事方還防州進拉其手曰近日辭教命公豈不識乎盍為我一言可否曰余嘉子之自知又復何言防州

以不勸之
國策中每有
之但邦人愧
于怯名如此
而夫所不
夢見

新曰善我固知吾才之不勝也帶刀曰否非子之才不勝也子之怯不能勝也防州作色問其故帶刀曰丈夫處官不幸誤事耶剖腹以表赤心耳今父以為可君以為可百執事之人亦皆以為可而乃深思遠慮惴惴乎求免罪戾是非怯懦怖死而何余不意子之怯如此也防州幡然遂應命

酒井備後酒井忠利小字與七郎雅樂助正邑民有備

後者有司命使避之民輦顧不肯曰儂世住于斯襲稱備後鄉人之所知也且每歲租稅非時庸役先眾供給今何咎欲奪吾舊稱邪不如公自改也備後便

召民勞曰汝之勤苦為一鄉備後何妨矣令有司勿復問焉東照公聞之曰愚者徇私病人不自知其有害無利也渠之存心如斯後世必有興者矣

藤堂高虎和泉守以大坂功加鈴鹿五萬石以賞不酬勞

怨本多正信佐渡守正信至曰今日慶典吾固知公之

失望矣幕下將賜鎮西一大國也吾實沮之謂念

彼舊誼不如微其秩祿以為子孫計也苟欲榮之一

時則唯命所在幕下深以為然而止請公無自驕

以辱斯恩旨高虎憮然悔悟

藤堂高虎初與加藤嘉明因事相惡大猷公時松平

忠鄉本姓蒲生氏侍從秀行之子東照公之外孫

千歲襲領會津六十萬石賜姓名松平忠鄉從

四位參議下野守寬卒會津城無生公以其要鎮

殊難其代密諭高虎移之領四十萬石高虎辭以老

憊弗就公問誰可者對曰以臣觀之莫如藤嘉明

若焉彼其材畧真可委任也公訝之曰聞卿與彼

不諧久矣如何舉之曰是國家之重事也臣惡敢徇

私憾而廢公議乎公喜從其言嘉明深自感愧遂

與修睦

伊賀一商請獻銀五百枚管國中鹽務藤堂高虎不許

諭有司曰為商賈者將有資於我而今欲資我何由

外奉不避離
可謂名下無
虛

奸害洞見

自治哉顧彼欲操買賣權獨專其利邪夫舉國既不
得他買則其價不啻倍蓰是啗我五百枚以為之窩
主攘奪億萬贏餘于衆也衆民困弊竟誰之愬乎哉
如此姦商不如端放逐之

越前宰相

松平忠直小字長吉中納言秀康之子繼領
越前六十七萬石左少將三河守陞參議從

三位元和八年坐暴虐無道竄死西海耽酒而禽荒嘗還自田特有喜

色顧留守諸老云今日之狩可謂絕快哉杉田壹岐
對曰噫嘻是亡國之言也宰相變色責問其故杉田
曰每公之出陪從而下至於百姓頽指目使少有忤
意輒殺戮之是以人人危懼視猶鬼魅如今日則以

能使暴虐
心誠惻惻可想
矣

死力執事也衆怨之所蘊安能保久哉宰相大怒扣
刀擬杉田杉田屹然進請伏刃侍臣伊藤玄蕃麾去
之杉田叱曰豎子非汝所知也諸老居間遂拉杉田
而退及夜宰相趣召杉田杉田誠家人云縱吾被誅
慎勿妄動矣趨造朝宰相對膳悵然見杉田曰我甚
慙於卿食不下咽且待卿釋之也杉田攬涕曰是何
言哉幸公釋臣耳宰相於是悅而舉箸曰我今乃得
放懷也因脫其所握刀賜之杉田恒謂其僚曰吾擢
乎步卒超任國老上恩深重不與諸君同固當諫而
死也已

後手裏錄

卷三

十一

鳥居元忠衛門右之死事也。雜賀重次孫者為西軍馘之。

重次後仕水戶而貴顯。嘗遣人謂鳥居忠政元忠長子曰：伏水

矢作四萬石，移食岩城十二萬石，元和中又曰：伏水

移山形二十四萬石，從四位侍從左京亮。又曰：伏水

之變，僕傳尊考遺仗，今欲還附君家，以存懿範也。乃

親齎之，造鳥居氏忠政大喜，出迎諸門，陳之牀頭，拜

跪，悽然更命盛饌，極致殷勤。既而使謝重次曰：昨辱

嘉惠，實如接慈顏，第亡父所遺，不必鎧刀也。抑雖是

故物乎？請留以垂鴻勳于後裔，因盡反之。由是忠政

遙修使幣，通問雜賀氏。歲終以為恒，水戶中納言德

賴房，小字鶴千代，東照公之季子，封下妻十萬石，左衛門督，移食水戶二十八萬石，正三位，中納言，薨。

年五十九 謚威公。聞而驛之，比使者到，警郵吏，繕道橋，給重

次以魚鳥，厚館待之。

寺澤廣高小字忠次，郎越中守，廣正之子，共父仕豐太

草為十二萬石，唐津八萬石，志摩守，以關原功，加賜天

從四位，侍從。邑多陸田，身親巡檢，注意于溝洫，寬

征税，救災患，綿衣麥食，以儉勤率下。嘗謂衆曰：間歲

賜告為經紀國政也，豈可遊觀宴逸，委事吏胥而不

顧下民疾苦耶？每日所為有定規，夙起視朝，畢試騎，

午後演鎗刀，而銃于夏，射于冬，槩無虛時。及暮早寢，

云與徒勞於夜話，不如養心神於一睡也。

寺澤廣高為其子高清，細甲守，更武部聘薩摩中納言

鳴津忠恒參議義弘之子任侍從陸奧守轉大隅守
義弘坐石田事屏居特命其兄龍伯使忠恒襲封食
六十五萬石賜姓名松平家久尋伐女納言使伊勢
琉球取之陞參議中納言從三位女納言使伊勢
平左衛門于廣高廣高待之極豐伊勢乘醉傲然顧
衆曰寺澤之婚于島津小大卑尊何等不類也合坐
憤恚高畑新助寺澤氏之老食邑三千石天草留守謂縱彼生還必言
唐津無人而貽比隣之嘲矣即今圖之是敗君事也
吾且有策迺待其返邀諸天草從容詰其意伊勢抗
言慢罵更甚焉高畑拔刀斬之遂遺書自盡納言聞
之曰伊勢辱我命罪不容於誅而今假手于高畑可
謂獲我心矣馳釋高畑勿問焉不及時人惜之

西嶋之尤

八兵衛

藤堂高虎之士及生駒高俊

小字小法師讚岐守

正俊之子繼領讚岐十七萬石從四位侍從壹岐守
寬永十七年坐柔懦不能紛衆奪封配矢嶋幼
立高虎以外祖命視其家政遣重臣數輩監之之尤
與焉高俊給邑二千石掌奉行職之尤器識高邁長
於經濟察讚地膏腴而乏水利依谿循陵修築陂池
無慮數百所其最大者九十又相沿海斥鹵宜田者
扞潮墾闢務盡地力而不勞百姓也由是讚國富庶
上下便之若滿濃陂特為巨堰溉田三萬五千石殆
倍狹山池河內狹山為畿甸後見高俊失政復歸藤
大池養田二萬石堂氏以壽終

西嶋之水利
至今賴之誰
知其有先見
之明如此也

後手讓錄

卷三

三

大猷公修日光廟欲樹塔壘上而患其震蕩會執政群
 司議保久之策或石或銅不能決鳴田幽也島田守
 正忠為江戶町奉行寬永中以多智稱公特召之
 致仕削髮號幽也有智囊目身立屏後使松平豆州信綱就而詢焉幽也對曰是
 無他也豐國廟貌復故則萬世不朽必矣不者金石
 極工將何益哉舉朝默然事竟止

直哉如矢

柳生宗矩小字又右衛門大和人其先出于菅右府世
 故喪邑宗矩從關原軍得復舊封後以劍法傳四大
 猷公加食一萬五千石但馬守卒年七十六贈從四位
 以善劍舉于側微給仕大猷公為人英敏有機
 識耶蘇之變板倉內膳板倉重昌受命督征焉此日宗矩

應有馬氏有馬豐氏招宴樂其邸晡時得家人報始知之
 從容就席謂豐氏曰僕有故將急歸願借一善馬便
 騎而出徑追內膳抵于川崎日方暮聞其行已遙乃
 返遂上謁曰今臣在外聞板倉重昌西發欲矯令留
 之馳追弗及幕下未悟乎教匪唱亂事不可忽焉
 如何輕用渠輩而徒殞乎賊手耶臣請得命召還之
 公艷然無言而入宗矩坐廷夜闌不退公出讓之
 曰汝果料渠死命乎宗矩對曰夫率兵之道以勇為
 先然使三軍之士樂赴于敵雖古之良將為難能也
 今愚下之民確信邪法殉法為榮視死如歸則蠢爾

叱隸盡為勁兵銳卒也昔織田右府以全勝之勢用
師長島連歲無功多喪親臣宿將於大坂則不能取
之纔假詔旨而講和耳如我三河門徒之亂亦爾
是皆幕下之所悉可不監焉乎抑渠年少含命完
專對於呼吸可謂奇士矣況今擁節旄蒞將士事固
似易辨然以臣觀之有殊難必焉者何則渠平素職
卑權輕威名未振一旦遽然尚之鎮西諸藩則號令
沮撓不能鈔攝也借使合衆一鞞各自為戰不得志
明矣渠雖瞻智乎進退失措終無奈之何當此之時
幕下更不能不用一重將代渠渠又何顏生見幕

先見之明若
甚且電然

下乎且臣不獨傷渠死特恐損幕府威令永辱天下
後世也於是公憮然追悔之勢不可行而輟宗矩
歿後每有疑議公輒嘆云憾不得見宗矩而咨詢
焉慕稱不已

板倉內膳之赴嶋原也瀕海諸國發船護送阿波守松

平忠英

小字十松阿波守至鎮之子九歲繼立亦在
阿波守賜姓名松平忠英從四位侍從

江戶留守諸老欲留半備變蜂須賀山城不聽盡數
具裝焉於是阿船絡繹蔽海達于大坂人以為壯觀
及松平豆州行衆將復如初山城更不出隻艦曰是
其事同而情異者也嚮者謂烏合之賊不足勞鎮西

兵假令曠時日，西風氣候，不日撤回。今也賊勢猶張，後山陽南海亦不可知也。當此之時，風候相反，帆檣阻滯，何由濟師乎？他日獲罪，吾不敢避也。已。忠英以聞，有特旨嘉賞。

松平甲州松平輝綱，寬文中繼領河越從其父豆州討

鳴原賊，與諸將先期冒進，有首馘功。賊平後，將士多坐失律，無賞。大久保忠教衛門左笑謂豆州曰：公平時以多智自喜，今日處變，何太愚也。豆州曰：何居忠教曰：當夫甲州違制，盡斥而逐焉。君相之明，我知其必見旌錄也。然後依公議納之，則甲州之名顯，而軍法

鳴原之役將帥無謀，余常以為憾。今得此語，不覺拍案。

立矣。不慮出此，上損督帥之威，下沒壯子之烈，而失機會。惡在其為多智乎哉？豆州喟然深以為悔。

嚴有公時，松平豆州邑人，有與他邑爭疆者，遣大目付

北條氏長安房守按驗焉。氏長將發，豆州親喻之云：我

人所論，殊覺有理。氏長曰：果如君言，當速決獄矣。又安用僕之為哉？曰：否。唯欲卿審覈兩情也。曰：然則此行，君勿容隻辭矣。豆州不能答。

慶安逆黨之自首，有紀伊亞相手書。大猷公薨後，由井正雪九橋忠彌陰

謀作亂，矯亞相命，連署喃聚芝原五左衛門以下附從者數百人，誘火藥奉行河原某欲伏火府中一時俱發，會其黨林奧村等造松平豆州首告，上交通文書，正雪聞之，自盡于駿府丸橋芝原以下，悉勤捕伏

誅酒井忠勝

贊收

與井伊保科

井伊直孝保科正之

諸老決策

急會宗藩勳舊于廷詢謀焉尾張中納言

德友川曰使

亞相有野心乎惡假奴輩力是必偽也水戶中納言

賴房亦以為然既而亞相至諸老跪告變故披見其

書亞相一覽欣然顧諸老曰賊不藉外藩大鎮而獨

評我屬可謂吉祥嘉瑞也事既定矣不足復病公等

何則幕下冲齡政事多難苟事關外鎮縱無異圖

不得不窮詰矣適所以危群心擾海內也如吾黨則

否或見相疑易位禡封唯幕下所命嗟乎是天佑

我德川氏也諸老齊口曰果如二公言誰復疑公平

但如此逆賊宜盡族滅之耳亞相曰不然且存少壯

堪鞠者數輩以便于審實矣音吐如流雄張殊甚當

此之時廷中人人相顧莫不股栗朝既罷諸老後矣

忠勝呼直孝曰亞相之言何如直孝却立蹙頰曰惡

是所以可畏也

永井信州

永井尚長右近大夫尚征之子

博學多能少

有盛名嘗造備前少將

光政

少將出一幅草書險怪

極難讀者詢信州信州覽之一誦音節諧捷意氣豪

放傍若無人舉坐傾注既去少將目送之顧熊澤了

介

熊澤伯繼字了介小字次郎八更

曰之子英敏真

蕃山慣有此
鑒識

始下疑脫
服字

大器也。他日調進當國，必能贊成治化矣。熊澤對曰：信州有才無識，名不副實。今察其言動，狹中褊心，傲狠形于色，夫少凌長，小加大，逆德也。祇恐不能保其身，况於國家乎？少將嘿然。無幾，信州擢奏者在。嚴有公喪次，與內藤忠勝俱承祭于增上寺，因事屢辱忠勝，竟為伊所刺殺。內藤忠勝，飛驒守忠種之子，繼食鳥羽三萬五千石，和泉守。此日賜死，二氏共除封。少將始熊澤機鑒。

泉八右衛門熊澤著弟質直寡言，有篤行，備前少將嘗朝

顧衆云：比來頗自覺無大過矣。泉掉頭對曰：是其所以失也。少將為之悵然，又嘗有兄弟爭田者，親朋成

獲瓊三言而

乙普明兄弟

即服不然者

其謀亦應出

此耳

叙事如親

黨久之不決，少將以其特關于風教，命泉斷之。泉辭不允，乃乞訊諸己家，盡散其黨，與獨舍兄弟于一小室，共盤對食，又同湯浴，設一爐於中央，而託事不見也。二人久已化離，初不交，隻言偶坐度日，閑思默想，憶起童州提挈歡狎，事氣和意，降促膝而前，稍叙寒暄。比至夜半，不覺就爐談笑，宿憤頓灰也。於是其兄歛襟語弟曰：余為某某所扇誘，以至於斯，自今欲釋怨交，和分田相耕，何如？弟亦是之，與俱請息訟。泉便出慰撫之，因論舉骨肉親親之誼，孝弟典倫，所以不可離，反覆譬諭，諄諄不措。二人愴然感愧，揮淚而退。

遂為良民

備前少將使泉八右衛門與議于評定所泉危坐恭默

竟無所言眾竊笑云彼其不如土偶遠矣少將曰苟

彼在焉孰復妄言者是其無言固愈於有言也

備前少將欲命一使番未得其人諮諸土倉市正備前

市正薦中村忠左衛門曰渠於臣輩毫不假借氣節

可用矣少將即從之中村與市正殊不相善者也聞

之頗有悔色市正曰我對問以正更無他慮今渠為

之釋然可謂不知我哉

備前少將嘗舉國田獵以訓練卒徒眾謂太侈也及東

平素之信有以服之也

上執政為言少挹損焉少將曰方今昇平我輩簡兵

非此不能也夫不教而戰先聖之炯戒僕今始悟左

右進退每不如意矣古云治不忘亂諸君他日就封

當應一試之以備國家之變耳豈特自娛云乎哉其

人默然又及松平奧州松平綱基後更綱村小字龜

年代立領仙臺六十餘萬石少將陸奧守進左中將坐家人事有削奪之議少

將以姻扶之詣朝聽命先見執政曰聞彼以勲閥之

裔特蒙恩赦襲封如故老夫之喜可知也執政驚愕

此日託事俄停行命竟得無異議初綱宗以濞肆廢

其族伊達宗勝田村宗良佐視國事宗勝間宗良多病與其黨原田宗輔等專為姦利包藏禍心寬文十

二年國老伊達宗重上書懇之。廼召二人，鞠問於酒井氏，宗輔辭屈，殺傷宗重及其徒數人，欲犯執政為島田守政所誅。於是宗勝以下流死，有差。

井上河州

井上正利，主計頭正就之子，襲食橫須賀五萬石，河內守，移封笠間，萬治中，寺社奉行，寬

致仕，為寺社奉行，每接僧徒，無長幼卑尊，呼曰小僧。

小僧嘗有一巨刹老宿訴事，聞之勃然作色曰：身補

大僧正，主一宗本山，如何小之？河州笑曰：既不能誨

督支屬來煩官廳，蒙昧無智，兒童之不如，猶自謂大

乎僧汗顏而逃。

真個小僧矣

井上河州獲海鼠腸極新鮮者，延客侑酒，宰夫誤倒壺

于地，腸悉流亡，惶怖罔知所措，俟罪有司，河州見之

夷然出謝客曰：海鼠經宿而餒，今且命他羞，雖無嘉肴，請肆意酣暢焉，竟不問宰夫也。

井上河州寬而簡，本多能州。

本多忠義，美濃守，忠政次子，初食播磨田五萬石，能

登守，屢移邑加封，至白川，猛而嚴，雖賦性懸殊，交契

已密，河州嘗就能州宴焉，能州有二女，出而拜之曰：

聞令息未室，公若有意，少長唯命，河州喜目，長女定

婚，臨去，身下輿而騎，欲駕女共焉，能州曰：既是通家，

固無需於粧飾，但不得無二三僕妾也，乞少緩期，河

州曰：諺不云乎，吉事尚速，或親或讎，將士之常約而

有變，不可悔已，為媒為媵，我二人而足矣，如彼僕從，

則何必今日遂擁駕而還比明上請行禮于時以為
希觀快婚

井上中務井上正任河內守正利之子相模守更中務少輔襲領並間五萬石後移郡上元祿中卒

夫人本多氏貞而有氣力講武善御常齋双刀陪衛

儀仗儼然男裝而不用女轎以嫁時乘舅輿也左右

傳姆至僕隸一取乎雄壯莫有軟弱矣夫人同產六

人皆有父之風而夫人殊以豪稱衆目云女能登

高松少將松平賴重水戶威公之子幼寓京師寬永十年特召封下館五萬石移領高松十二萬石從四位少將右京大夫更讚岐守既娶土井氏勝之女與井伊中

將井伊直孝遇於朝中將賀畢哈曰土井清族才貌可想

可補劉氏世

說

蓋以大炊寢陋調之也少將應聲答曰然固不如伯

也了了耳中將怛怛中將有兄不慧中將代承父後

板倉内膳板倉重矩敦尚儒術數延熊澤正興等熊澤百介號淡庵備

前講說經史為人眇而矮有濟世才處事精敏務執

公道恒誠屬吏曰人知奪財掠物之為盜而不知曠

職廢廩之為盜也夫居官綜事者代天理衆也而不

能絀惡揚善以治其天職非盜之大者耶其在京師

也以猛濟寬

上皇每稱其能嘗憂鴨水氾溢大築隄防自白川迄于

四條輦下始得免水患也又市原道路瀕河數見

使素餐者愧死

衝決為 奏請加茂祀田、新開山路、行旅賴其便、及
內膳卒、土人追慕、設位于如意山、以歲時祭之、

板倉內膳曰、亡伯重板倉宗嘗云、少時聞之父、坐獄有面目

浙獄之吏宜

寫一通置座

右

可愛、可憎、可憎者、雖言直情真、不覺排而却之、可愛

者、雖言頗情慝、不覺援而前之、是心既為愛憎所移、

何由得其情乎哉、又有人于斯、契分莫逆、則事事見

其美、而不見其惡也、或值面折廷爭者、不察言之當

否、而祇咎其不恭、亦皆以中心無主、癖于所好也、

水野忠春小字權五郎、監物忠善之子、襲領岡崎五萬石、右衛門大夫年甫十三、行

掇甲禮、父忠善命其老某為賓、就榻行儀、某祝畢起

背後大聲詈曰、外貌雖具、中實叵測、蹙而倒之、滿坐
愕眙、忠善大喜、厚賞賚某、顧忠春曰、汝無忘斯言、則
庶幾免乎耻辱也、

天和中、命寺社奉行、按覈新創寺院、限年近久、廢置焉、

河田窪有月桂寺、牧野成貞備後守所造、成貞囑吏勿

問焉、眾畏欲從之、水野忠春不聽曰、苟有故蹟、當存、

則何論、擅越貴賤、既知其新造、獨私乎彼邪、人可誣

也、天不可欺也、且法不自中、貴何以取、信于天下、卒

毀之、時忠春與右衛門佐坂本正次、伊豫守板倉重形、淡路守本多忠英、同寺社奉行

常憲公時、水戶中納言德川光國上表告老、阿部正武豐後守

以老中來傳旨云宜准所請使世子

德川綱條小字采女實少將賴

重之子納言之姪也元祿三年代立食二十八萬石無幾增封為三十五萬石從三位中納言享保三年

薨謚襲封無違納言拜命畢戒正武曰三家者傳封

豈有違哉如此辭令雖國王勲臣宜斟酌而用之尾

紀今且代襲為幕使者勿再誤焉可也明日造朝而

謝納言先是為參議此日進中納言世子中將納言辭曰身已休致惡用爵位大久保忠朝曰黃門君

家世襲君縱不就如牧野成貞在將軍側進曰公子孫何為勸膺命

家延見幕士久矣至中將公則復不得而然耶納言

毅然正色曰備後爾未知耳祖訓幕下有事我家

代督將士固與尾紀異廣接多見所以守制也及綱

條身奚而可廢耶成貞瞿然不能答

水戶中納言每歲首早起着直垂西向誓額顧侍者曰

京師我輩所主如幕府則我大宗耳勿妄意錯置先

是皇使東下例訪三家三家遣使一謝而已納言

以為不恭躬自造其館而答酬焉如諸王公卿來問

亦復爾或得其書信則先加諸額而後展之

板垣宗膽水戶醫戶在納言側獨自語王公貴人每善含忍

納言問其故宗膽對曰卑陋如臣等雖無一介使令

百爾所須率在身邊臨急措辦今者臺閣貴介之人

一器一物必有主者管焉方其使用或非經日過時

言者无罪

不得固臣等所不能耐也。納言曰：爾宗膽曰：如器物則猶之可忍也。惟其每發言無善無惡，侍御左右極口稱是，是則臣等之所最難及，而為絕不可忍者也。納言笑而頷焉。

要言不煩

北條氏平安房守氏長之子亦安房守天和常語人曰：昔余任町奉行，詣堀田元老堀田正俊，元老誠云：無抗乎訟，余不以為意。今而識其知言矣。顧為理官者，見夫人強辯，每欲裁抑之，是其意不能平也。意既不平，安能詳讞焉。必也坦懷無抗，然後情實可得矣。氏平與甲斐庄正親飛騨守延宝中自勘定奉行同僚，俱以

康誥所云文

王依罰是

如此斯獄者

不可學古也

按評字古

上恐脫不

字

明敏稱正親亦善容言，中黑道隨嘗語之曰：公斷獄太好矣，第未免寡陋之譏。己曰：何也？曰：父子兄弟，惟法之依，夫父不父子，不可不子，兄不兄弟，不可不弟也。正親由是專從事于學。

或造松前廣成，見牀頭梅花賞云：方今沍寒，非謁公若所司，如何覽此奇。廣成聞之，潛焉揮涕曰：善矣。吾處斯大任，未能一事裨國，乃微子之言，又不自悟其屬民也。廣成在京，為町奉行，攝伏見奉行，專執法廉平，眾服其仁恕。廣成後更喜廣為伊豆守元祿五年京師町奉行十年轉江戶町奉行歷任大目付留守居年寄享保中卒

今日有土之人孰能及此

本多能州

本多忠常小字萬之助能登守忠義季子兄忠平無嗣繼領郡山十萬石從四位能登守

寶永六年卒

自奉素朴覃思軍政每月一會群士賜

酒飯謂之陪食謂眾曰我賴祖先功烈守斯要地寧

不識所職而可哉夫創業之際臣主一心扶傷而鬪

併日而食今也生享富貴放逸怠惰恐臨變狼狽辱

藩屏之任也汝輩夙體吾意酸苦可想矣今聊用此

酬平日勞已常置一櫃于聽事傍令士民投疏懇寬

月盡屏左右身親覆閱焉是以大吏以下奉法循謹

請謁不行國中大悅

能州酷尚烟草以其父不嗜居喪三年未嘗握烟管每忌日盥漱跪坐終始如一

稻葉丹州

稻葉正通美濃守正則之子襲領小田原十萬石自所司代進老中移封高田又轉佐倉

從四位侍有一弟曰式部暴戾恣睢丹州惡之竊命

從丹後守甲賀孫兵衛者誅之甲賀時年十六以勇力稱為陳

友誼苦止之丹州罵云汝怯夫吾知其不能也甲賀

作色曰吁何言也公竟不見允則臣惡敢辭焉若其

成否天也臣斃于公子手乎公必謂畏縮損事矣乞

遣一吏驗之乃造式部式部覺其有異挺劍延接甲

賀遙投佩刀頓首曰我公為一言訊君使臣帶監吏

來也式部覽之意頗弛甲賀徐條舉其不法事云君

行如此今命臣刺之也進搏而伏之探匕首于懷擬

極是難事非
勇而義者不
能也渠乃以
年少辨之抑
丹州亦有知
人之鑑矣

蘇場錄

諸其肱顧謂吏曰子具上所見吾固不敢畏縮也於是扶起式部曰君適出走臣必與偕焉吏深竒其志勸共行之居數年式部病死丹州乃命之歸仕焉

嶋津帶乃薩摩中將又島津忠元中納言家久之子小字

摩守賜姓名松平光久十五年襲立之庶子承公族

進中將更大隅守貞享四年致仕某後繼為國老與客語次及少時出使事客異之曰

君大國華胄猶親賤役耶帶刀曰先公恒言巨室子弟生長邊邑不悉外間事驕逸固陋日闇於物情一

且從政不免粗暴取敗也宜夙躬卑職嘗勤苦耳是以或奉使群藩或一人綜數任何翊僕而已哉客稱

善

善

嶋津帶刀留守府邸當災後營作令吏每舍新設牖戶所費不細或沮之言如此則不得不請國命也帶刀弗肯曰夫祇役之士在鄉優游者千里跋涉潛蝮矮廬踰期不出筋力為疲軟我欲使之有所放眼少排其悶也倘或被詰責我將捨吾俸而償之耳帶刀蚤諳練世故文武兼該尤有政績年未六十卒邦人悼之

松平信庸紀伊守為所司代時近衛相國藤原家熙關

關白太政大臣中御門天皇登極為攝政後准三宮薨年七十損重

蘇場錄

卷三

三

即在德不在
險意但以政

賞製甲冑一副殊極精好信庸謁公請覽焉公出示
之頗有矜色信庸肅然改容曰臣聞之兵凶器也方
今清擾如臣等武弁猶無用於此况於衣纓家乎殿
下或備不虞耶臣且借之待他日有警而還上之耳
輒齎而歸人以為難及

加賀封內有黑部川激流迅逸為四十八瀨比歲死者
無算加賀宰相松平綱紀小字犬千代少將光高之
三歲喪父襲領八十萬石祖中納
言利常老在小松佐之及利常薨併其湯沐田為百
二萬五千石享保中致仕薨年八十二從三位參議
加賀守新鑿山為路架橋其上流或以為失險宰相曰
國之安危在政之得失政不得其方險寧可恃邪於

言之殊覺切
實

是廢庶始免覆弱之患矣宰相剛斷有偉量治事嚴
正遺澤被世

土屋政直

但馬守數直之子能登守更相摸守延室七
年繼領土浦四萬五千石掌奏者移封田中

貞享中復封土浦三增邑至九萬五千石享保四年
致仕卒年八十二延寶中補奏者遂進老中在官四十年

有德公嘉其忠謹寵待絕優嘗面勞之曰汝論淺野

長矩

小字又一郎采女正長友之子襲領赤穗五萬
石元祿中館伴天使與吉良義英爭事傷之

于朝坐大不敬賜死除封言極剴切雖不被用正足以識其器宇
也夫獨立直道忘身徇國五世之久竟完其勁節可

謂比美于紀大臣矣

紀武內曾孫
孝元之

景行時為棟梁臣進大臣歷仕
成務仲哀應神仁德為五朝元老因手賜緇帽鳩

杖云在朝着用坐起自便焉于時稱希世榮遇

松平忠周伊賀守忠昭之弟繼領龜山三萬八千石享保二年所

司代九年進老中從在京日屢與軒冕諸貴來往唱

和宴樂執政聞之頗為嫌焉宮中嘗有勢語之講

忠周陪聽講罷休舍一人言在中將在原業平阿保

左中將嘗著風流恣意于一世可羨哉傍人和之曰

爾當時寬簡不如近世煩苛也忠周正色曰諸君何

言之妄也今時儻有滛汙如渠者無尊無卑臣當執

而竄逐之以振朝綱舉臣職而已諸貴人相視聳

在五風流不直一錢

擢屏息有德公器之登為老中一為土岐賴稔事

安藤信友對馬守重博之子襲領松山六萬石徙封加

九年移傳西城從四位侍從對馬守以體直聞有德公擢之老中及

立世子特命為之傳世子用千里鏡登樓眺望人物

服色分折毫釐顧侍者以笑樂焉信友見之規左右

曰是塞行路也使人主微許陰微臣下何處棲息哉

取而毀之世子有愠色信友不顧而出一為安藤直次傳紀伊大

納言時稟

土岐賴稔伊豫守賴殷之子襲領田中三萬五千石歷

封沼田從四位侍從始為老中訊同列曰諸君常使

可謂能傳矣

輿夫疾走何哉松平信祝伊豆守信輝之子繼食古河七萬石移吉田又轉濱

松從四位侍曰慮衆闖詠乎路也賴稔難之曰折訟

理寬非我輩急務耶果如公言則僕特緩行而已松

平乘邑和泉守乘春之子五歲喪父繼領唐津六萬石四轉封移佐倉從四位侍從左近將監執

及政二十四年強毅果斷每稱大旨曰否不直此也夫

遭有變故不容徐徐焉苟非行諸平日則恐失事機

也

黑澤清右衛門者幕府徒士也倔强有氣節有德公

時張散樂于廷上令列藩以下縱觀之廷中設屏障

以為舞人粧飾之所年少貴戚更來矚視焉伶人患

之食府中二萬石從四位侍從播磨守以告於官官使黑澤為之衛既而松平播州賴濟

之播州怒叱曰汝何為者乃不識余乎黑澤曰君水

戶貴族云何不記第如今日與常班異矣臣受命護

此縱值三家諸公不避也君猶弗聽臣亦有所志聲

色俱厲不可犯矣播州却更使坊主訊其姓名黑澤

答曰多門多官隊士黑澤清右衛門播州乃移執政

曰黑澤清右衛門倨傲無禮抗余云欲逞志抑何所

志執政遣中山深尾二監中山甚五左衛門深尾隼人推問焉黑

澤曰我修吾職也吾雖么麼命則為重今奉命舉職

謂之無禮邪二監曰子敢言行志何也黑澤默不應
 曰播州君所咎在斯子若無辨不可不一謝焉黑澤
 掉頭不從曰然則子將欲何行乎黑澤昂然仰面對
 曰吾之所志非他也苟有破我守者無貴賤欲一刀
 擊殺之耳二監愕然不得已具狀以聞公悅云壯
 士也為護衛者固當如是矣乃遣本多忠紘伊豫守
 子襲領西代萬石亦伊豫守移傳旨褒以銀五十兩
 封神戶一萬五千石少老中有德公病前世廟數忒禮定裕祭法著為永制公自時深
 識輓近驕溢之弊及入立首殿四脚門又語執政曰
 予聞天子七廟諸侯五廟今者兩山所構已為七廟
 不亦僭乎然其所固有不可遽變也予死之日宜
 附常憲公更不得立廟矣因著為令永世遵用及

公薨 惇信公諭老中曰 先將軍功德隆盛予不
 忍從遺令也宜廟祀如例自今以往斷為定制矣堀
 田正亮相摸獨對曰大旨仁孝不堪敬服但臣熟思
 先將軍不審慮一時之誼實為萬世遠計也今且奉
 諭旨千秋後繼今者又亦如斯竟莫有究極矣是
 先將軍之明教廢格于 幕下則非孝之至者也固
 爭而止
 森對州森俊春安藝守長記之子世領三箇月眇而有
 雅量最善銃嘗獵彈三雉近侍私相語獨眼之夫一
 舉三獲可謂奇矣對州適過其側衆惶遽失措既還

謂吾曹伏劍難泄君之怒，迺造家老請就顯戮。家老入稟命，匍匐難于發口，坐到夜半，對州悟曰：卿為近侍言來乎？卿我家之老，又曷不察也？親指其目云：是果非獨眼邪？家老感泣而罷。

秋月佐州

秋二月種穎，長門守種美之子，世領高

臂鷹而

出見婦子盥于野，取而視之，稷粟揉芋葉也，愴然顧左右曰：農夫握鋤終歲矻矻，而不饜菽麥為之牧長者，云何？忽然喫之一口，換所齋行厨而去。嘗城市失火，肆塵灰燼，急煮粥賑卹，徹所在獵舍居之，計口給村以漸葺修，衆各得其所，或有病不能起者，遣醫診

猶可以為善國孟子豈欺我哉

今日資格用人賢才淹滯宜其死善活也

視貸金資藥餌，天明中年荐荒歉，務克已施舍，民得無菜色也。又親製鄉黨學規，頒諸封內，以時講貫，上下欣欣，吏民嚮化，政治之美，與肥後並稱。

肥後少將

細川重賢，初名紀雄，侍從宣紀次子，兄宗孝，無嗣，襲領肥後，五十四萬石，賜名重賢，從四

位，左少將，越中守，天仁明好學，勵精圖治，擢堀平太

明，五年卒，年六十八。仁明好學，勵精圖治，擢堀平太

左衛門于側陋，委以國政，大修黌舍，文武兼講，名曰

時習館，使秋山儀藪、慈等督學。秋山儀藪，左衛門，字子

字子厚，號孤山，並肥後儒員。參與謀議，以教育生徒，士子彬彬，職

任得人，至郡吏村正亦皆勤劬恤下，競尚廉讓，風俗修整，四民樂業也。

肥後少將每朝食畢有所誦讀出必挾策月會左右講
經六次暇則參考同異有所見輒揭注簡上手記所
存不止幾十部凡案齊整莫有淆紊夜間遣童索之
無復用燭也最邃經學又好物產說推究花卉榮瘁
蟲魚變化之由部分圖畫為數十卷嘗與一藩公會
語及禽鳥少將云僕亦畜數翅延而視之翼日其人
使使輸致朱髥金鏤絲籠十餘曰羽翮之美矣憾樊
籠不稱也是僕所有唯君用之少將笑語左右曰世
捨形貌而取盆籠古人所謂買櫝還珠也我但資於
觀感爾

肥後少將才兼文武尤長射御書亦清適水戶宰相德

宗翰參議宗堯之子享保十五年三歲襲封從三以

位參議左衛門督明和三年薨年三十九謚良公以

下爭請珍之號稱細川先生或呼曰阿爺不名也夙

欣慕有德公為人每有所感觸稱頌不置顏色爽

快軒軒如日之躋少時嗜吟咏邀服元喬高維馨等

服部小右衛門字子遷號南郭高野蘭亭字子式號東里唱和嘗有披雲閣句云

青天開鎮西人以為夫子自道也

肥後少將與其諸公會其別墅諸公多齎珍品嘉肴

少將則平常所命二味而已左右或以為齷矣少將

夷然宴語罄歡而還途語諸公曰今日不意為諸君

所饗也。因言我與諸君皆有家人子弟，不可不撫卹焉。今往宜自挹損之，移此浪費，以為家輩之助矣。諸公退相語云：聞少將言，則不得不自省也。古之所謂賢人君子，豈謂若人乎？

天明辛丑後，比歲不登，肥後殊甚。少將率身菲惡，食不重味，群下靡然，皆用麥飯。癸卯饑甚，米石金二兩，少將嚴令米商損其價三之一，大發倉廩假貸焉。勿復問其所出矣。竟至四隣為之乎糶也。當此之時，有司以國用不給，請減士大夫俸祿之半。少將聽然不聽，曰：士大夫與國共存亡者也。今奪之食，何由為家哉？

化及隣國至矣德

衆感激，欲獻金裨用，亦不允。於是相議云：下民安，則君心安也。蓋各賙貧困，以表微衷。或陳米錢于門前，或設糜粥于寺觀，豪商富農亦爭捐貲賑濟。他境傳聞，相率倣之。鎮西諸國，由是多得免飢及麥熟也。明年少將東上，出國抵鶴崎，三十里間，百姓扶老攜幼，遮路迎拜，謝其蘇息之恩。

成書之後猶有許多續錄筆之飛動誰謂世無史才哉弟達僭批

擊壤錄 卷三

擊壤錄三編終

48-13801

010190530677

